

以下三段为效仿但以理书和以西结书中异象描写的章节，以此来回应这次我在北丘当代美术馆的展览，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已有多位作者针对展览的眼所能见之各个部分进行了描述，以及相关意义的书写引申。那么当我再去用文本来描述此次展览时，我选择了这样一种“异象文学”的古老方式，希望带入如今对我们来说更加陌生的维度。

一

夜里我站在东南角，向西北方观看，见风从末后刮到起初，从山的一侧拂过。有不眠的萤虫向我飞来，随后又变成一声叹息。我观看，见有四个扣子从松树上掉落，落在草丛，草丛就变为荒地，松柏也就成了枯朽。有黑白条纹的粗麻布从空中落下，遮盖在荒地之上。有鸟类的翅膀不断煽动，却看不到鸟儿，只见山脚的土在松动，山的东边有七根方柱从地里生了出来，好像春笋，又有三根方柱从西侧长出，方柱有五根朝着正北方，另有五根则朝着西南。又有大光从南面来，伴着马蹄声，好像在说，我来，我来。我定睛看，却也看不到什么，只见柱底长出影子。其后，总有兽的声音从柱子背后传来，我想走进观看，见有十二个台阶横卧在山腰，从台阶往下走，方柱后的影子不在转动，而是变成枣红色的帷幔，帷幔上绣着金丝，边缘都有细密钩织的穗子，帷幔背后有四面墙，高有九尺，宽一丈半，墙内有声音传出，像是野兽的低语。四面墙背后有一长一短的凳子，长的凳子有二尺高，三尺宽，短的凳子有三尺宽，二尺高，有三束光柱照在其上，第三束光柱空无一物。我观看四周，见西侧有扇小门，这门是虚掩的，门上挂着各种布料裁剪成的细条，又有蛇皮缠绕其上。我推开这门，见里面毫无光亮，又有鼓的声响，鹅卵石铺满了这屋。这屋没有顶，往上看有桑树叶遮挡，但这树静止不动，却有一阵阵的风从上面吹到下面。我看见，这地下生出了虫子，这虫子又像鱼，背上有银色的鳞片，尾巴上有细细的刺，头顶有须，腹部有两排尖牙，会说讪媚的话，它一张口，就有犬类的声音在吼叫，像是从头顶的树冠处传来，我又见远处有一只虫子，变成石头，压在另一只虫子身上，也发出吼叫，这石头的顶面有一只眼，如同人的眼，有鼻孔不断出来烧焦的烟气。

二

我观看，荒原的冻土上躺卧着一个形状像人，又好像兽，双头有三只脚，两只有腿，一只没有腿，却穿着鞋子，那两只腿的脚没有穿鞋，却穿着两种颜色的裤子，又有丝绸的袍子遮住了上身，只见有一只手从袍子里伸出来，遮住了脸，像是怕被看见，又有一只手，是泥巴捏的，上面镶嵌着七颗珍珠，这只手按在另一个头上面，这个头就变成了铁，长出四根肋骨，又有口在说自高的话，这头上长出了禽类的羽毛，至于那人的手，从另一个头上挪开，我看见这头有人的双眼和双耳，却闭口不言。

三

我对徐旻解释这看见的事，他甚是愁烦，因为再无人用异象诉文，好像可怕的事早已过去，无人记念，他们不怕诅咒，也不惧来世，但担忧今生，争辩度日。他们被自己的自高和叹息充满，因为那石头就是要砸向虚空，那松树是这世界的万民，四个纽扣是诗人、吟唱者、石匠、清洁者的四滴眼泪，翅膀煽动的声音正如他们在哭泣，凡他们所哭泣的地方，都被毁坏，而那十根方柱是最后的碑，这碑上满是哀嚎，又被影子吞噬，人的名字被记在了四面墙上，却又被大光遮盖，他们逃出了本家，过完今生，他们不认识那三个座位和三个光柱，便进了虚空的门，思念和记忆成了地上的虫子，有口不能说，有耳却只听的见悖逆的辩辞，他们要活在永远的辩论里，内脏和灵魂都要被烧焦，却烧不尽，做了永远的柴，过了十个四十年，他们又被丢到极冷的冻土上，被拼

合成人性，却是兽的模样，珍珠都是地上积攒的财宝，是从世上强夺的夸赞和计谋，他们给自己立约，这约是泥巴做的，那铁头是永远不得开化的知识，另一个头则是被保留的，因为要见证自己的愚顽。